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我市收藏家——

公开万余张日军侵华罪证影像资料

一张张图片就像一记记耳光 甩在否认侵华历史的日本政客脸上

□晚报记者 郭坤 文/图



(上接 A06 版)

大量影像画册资料 “自证”日军侵华罪行

在罗勇收藏的这些抗战题材的影像和画册资料中，分量最重的当属一套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的画册。

《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日本昭和十二年 8 月 3 日（1937 年 8 月 3 日），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共同出版发行，内容均为新闻社特派员随军拍摄采写，记录了 1937 年至 1941 年日军侵华的所有战线、战役和战况，涉及日军侵略过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合肥、保定、开封、武汉、重庆、济南等许多中国城市。每一期《支那事变画报》里都有大量的图片，每幅图片均有详尽的说明与署名。

罗勇收藏了全套《支那事变画报》，共 101 期。记者看到，《支那事变画报》创刊号（第一期）的封面上印有“陆军省许可、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许可”和“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等字样。前 3 期名为《北支事变画报》，从第四期起改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第 101 期发行于日本昭和十六年 12 月 8 日（1941 年 12 月 8 日）。

罗勇收藏的这套《支那事变画报》，是他花费约 10 万元委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回，虽历时 70 多年，但保存完好、内容完整、画面清晰。“正是最开始零星收集到的几本《支那事变画报》激起了我收藏中国抗战题材影像资料的兴趣。”罗勇说，在收集了全套《支那事变画报》后，他组织人员对图片内容按照地域进行了分类。记者看到，反映当时侵华日军在河南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图片就有几百幅，其中就包括固始、商城、濮阳、济源、开封、辉县、怀庆、郑州、信阳等河南多地的陷落。

《支那事变画报》里的大量图片和文字，都极力美化了当时侵华日军所谓的“强大”和“无敌”。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昔日炫耀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支那事变画报》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

罗勇还收藏了日军侵华时期一个名叫奥田中佐的日本军官在中国战场上的个人影集，这本影集是他花 4 万多元从东北购买的。“从拍摄的后勤供应、医院管理等内容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后勤军官。”罗勇说，其中有一幅

照片最让他感到震惊。这是一张当时在武汉大学校园内拍摄的照片，内容是一个日本军官教一群日本护士练习射击。“原本是救死扶伤的护士，却在学习枪械、学习杀人，让人不可思议，日本军国主义真的违背人性。”

罗勇收藏的不光有日本人“自证”侵华罪行的证据，他还收藏有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影像，其中一本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郑州附近战役的影集，已经开了线的影集封面写有“民国三十年（1941 年）十二月，孙桐萱敬制”字样。“这本影集共有 75 幅照片，拍摄的是孙桐萱部与日本鲤登少将部在郑州附近进行的一场战役后的战场情况，是在战役结束十几天后拍摄的”。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孙桐萱早年在冯玉祥部队第十六混成旅当学兵，1925 年升任团长，1926 年国民党五原誓师后，历任十五师、二十师师长、十二军军长。抗战时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影集记录的那场战役，发生在 1941 年 11 月间，经过 1 个月的鏖战，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三集团军毙敌 6000 余人，日军指挥官鲤登少将受伤，后不治身亡。

这本影集的收藏可谓一波三折。罗勇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见到影集是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因为与河南有关，他就想拍下来带回河南，可最终喊到 4 万多元也没能拍下。“影集不止一本，第二次见到的影集因为品相不好，我没有拍”。第三次见到后，他势在必得，最终以将近 10 万元的价格将影集带回了河南。“不能用钱来衡量这些影像的价值，它们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它们的经济价值”。

“尽管当年的战火早已消散，但历史不能遗忘。”罗勇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从 1937 年的全面抗战到 1945 年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国用几千万军民的死伤换来了百年抗击外来入侵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值此全国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他将自己保存多年的中日战争时期的照片、画报、新闻报道等影像资料公开，希望能让世人感受到影像记录下的真实历史带来的不一样的震撼。